

红卫兵大酒店丢人现眼记

坐上朋友的“宝马”车，朋友用鼻子问我：“哎！红卫兵大酒店整过酒没？”“没整过。”我惭愧地用嗓子眼儿说，“别说红卫兵大酒店，就是红小兵小吃部，我都没去过。”

“哎呀妈呀！”朋友笑了起来，“红卫兵大酒店贼有意思，全是文化大革命阵势。我请你上那整一顿儿去，让你开开眼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我乐得差点晕过去，“你可别忽悠我。”

“咋说话呢？瞧不起我是不？”朋友拍了一下司机肩膀，“上红卫兵大酒店。”

“宝马”拐了几个弯儿，就到了红卫兵大酒店。没等车停稳，我推开车门，就轱辘了出去，饿狼似的直扑酒店大门。我瞪大眼珠子左瞧右瞧，只见门两边巍然矗立着两位飒爽英姿的女“红卫兵”。她们身穿旧式草绿色的军装，斜背着军用帆布书包，书包上当即个军用水壶，右手捧着红宝书，左手拄着红缨枪，一颗红星头上带，裤腰带系在上衣外边，左臂上绑着红袖标，“红卫兵”印在袖标上面。

“哎呀妈呀，太开眼了。”我踉了两个猫步，正想推门进屋，突然，耳畔一声霹雳：“站住！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！你是不是走资派？”“当”的一声，两只红缨枪头闪了一阵光，交叉撞在一起，差点扎在我的脑袋上。我被这突发险情吓傻了，立即举手投降，哆嗦成一团。朋友一见我这副狼狽相，大步追上来，离挺远就喊：“革命无罪！他不是走资派，是同一战壕的革命战友！”两位女“红卫兵”这才收回红缨枪，朝我敬了个军礼，笑着说：“造反有理！您请进吧。”

朋友薅着我的脖领子，把我拽进了屋里，喝斥道：“你馋疯眼啦！等等我呀。”我一边擦着冷汗，一边小声地问朋友：“刚才我要是说，我是走资派，她们能把我怎么样？”“那就麻烦啦。”朋友说，“也可能让你跳忠字舞或背诵语录，也可能给你扣上一顶尖帽子。”“是戴绿色的帽子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不是，是白色的。”朋友回答后，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破四旧，立四新！”又一声雷鸣在走廊里炸响。一位男“红卫兵”挡住去路，递过来一根刻着“文攻武卫”红字的狼牙棒。朋友接过来，走到墙边的一张八仙桌前，一棒子打下去，把桌上的各路神仙的铜像打翻在地，又踏上一只脚，然后振臂高呼：“不破不立！兴无灭资！”男“红卫兵”庄重地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，让开了路，然后拣起铜像，又供在八仙桌上。

我拽着朋友的后衣襟，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，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瞧着，走到了走廊尽头的服务台。服务台上悬挂着巨幅的女“红卫兵”武装像，服务台里坐着的正是这像片上的女“红卫兵”本人兼领班。朋友向女“红卫兵”敬了个军礼，说：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请问，‘高庄，赵庄，马家河子青年点餐厅’有没有空位？”领班站起来，回敬个军礼答道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没有空位了。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，请您再选别的餐厅。”朋友又问：“大海航行靠舵手。‘西沙群岛餐厅’有空位吗？”领班想了想，答：“万物生长靠太阳。没有了。”

朋友急了，“那——哪个餐厅还有空位？”领班严肃地看了朋友一眼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凡是错误思想，凡是毒草，凡是牛鬼蛇神，都应该进行批判，决不能让它们自由的泛滥。请你先政治挂帅，然后再问餐厅客位。”朋友脸红了一下，伸了伸舌头，向墙上的女“红卫兵”像敬了个鞠躬礼，诚恳地说：“要斗私批修。我请罪。”然后又重新问领班：“那——哪个餐厅还有空位？”领班这回笑了，她翻开了一个大红本子，边翻着，边自言自语地小声说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嗯——‘阿佤人民唱新歌餐厅’，客满了。嗯——‘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餐厅’，也满了。嗯——‘北京的金山上’……‘雅鲁藏布江’……‘军垦农场’……‘五·七干校’……哎呀，都满了。”朋友又着急了，他上前一步想去抢大红本子，领班一躲，没抢着。“有了！”领班突然大叫一声，“‘延边人民斗志昂扬餐厅’还有客位，你们去不去？”朋友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

的地方去。我们去延边！”

在女“红卫兵”兼领班英明、正确的指引下，我们走进了‘延边人民斗志昂扬餐厅’。一进餐厅，优美的歌声就钻进了我的耳朵眼儿，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照得边疆一片红。长白千里战鼓隆隆，海兰江畔红旗飞扬……”朝鲜族女“红卫兵”服务员递过菜谱，说：“为人民服务。请你点菜。”朋友拿过菜谱，看都没看，点道：“狗肉炖红蘑。”服务员抢过菜谱，拉长了脸，对朋友说：“凡是错误的思想，凡是毒草……”朋友“啪”的一声，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自我批评道：“要斗私批修，我请罪。真是猪脑子，又忘了政治挂帅了。”朋友把菜谱抢回来，塞给我说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你点菜吧。”我推辞了半天，才接过菜谱，翻了再翻，看了又看，想要开口讲，但又不敢讲，多少话儿憋在心上。最后，我把菜谱伸到服务员的眼皮子底下，自己用右手指在要点菜的上面画“√”，服务员顺着“√”把菜名写在本上，然后出去了。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对朋友说：“这顿饭非得吃出心脏病来不可！吓死人啦！”

工夫不大，菜上齐了。我细细一看，怎么回事？这菜怎么全是树根，树皮，草根，野菜呀，而且不管是哪道菜，一码铺了一层红彤彤的辣椒面。服务员又问：“为人民服务。请问，喝什酒？”我一下子捂住了朋友的嘴，抢答道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先上10壶70度的小烧酒和一箱啤酒来！”朋友先是大吃一惊，后来张着嘴，翻着白眼儿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，捂着肚子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地傻笑。就跟满族二人转里的那个傻柱子似的，既埋汰又可笑。

酒过三巡，朝鲜族女“红卫兵”服务员随着歌声跳起舞来，“红太阳照边疆，青山绿水披霞光，长白山下果树成行，海兰江畔稻花香……”借着酒劲儿，朋友和我扔下酒杯，嘴里叼着烤鱼片，围着服务员跳起来，“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，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。哎咳……”跳得正起劲儿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撞开了，一群“红卫兵”冲进屋来，吓得我又举手投降，摔了个跟头。“红卫兵”中的一个头儿跑了过来，扶起我，然后大声说：“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，欢迎！欢迎！热烈欢迎！欢迎你们来到红卫兵大酒店！现在，欢迎你们跳个忠字舞或背诵一段语录，让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取经，互相串连。”朋友立即响应：“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我来跳个西藏舞。”说着，便载歌载舞起来，“不提青稞酒哇，不打酥油茶呀，也不献哈达。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，献给亲人金珠玛。啊啊啊啊，亚拉索，献给亲人金珠玛……”

你还别不服，朋友的舞跳得还真像当年那么回事儿。如果用歇后语称赞一下的话，那真是“小偷拉电门——贼闭（毙：东北话，好），瞎子闹眼睛——没治啦（东北话，最好的）”。全体“红卫兵”也热烈鼓掌并手握红宝书振臂高呼：“向革命战友学习！向革命战友致敬！”红卫兵大酒店——‘延边人民斗志昂扬餐厅’里洋溢着六十年代末真实鲜活的气息。

酒畅饮到深夜，朋友和我全喝傻了。我们高举着酒杯，拎着酒壶，挨着屋去革命大串联，一见到“红卫兵”，我们就高呼革命口号，还非要用我们身穿的资产阶级名牌西服去换无产阶级的红卫兵军装。“红卫兵”不换，我们就生扒硬抢，逼着人家换。末了，“红卫兵”们在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的风口浪尖中，面对着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断然采取了革命行动，把我们拖出了酒店，扔进了“宝马”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刚睁开朦胧的醉眼，朋友来电话说：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昨天晚上，我脑袋开了个口子，流了一身血，差点让‘红卫兵’要了我的命。”我在电话里告诉他：“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的牺牲了。对比一下，你是因为喝多了酒，才受了点儿轻伤。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！如果是在万恶的旧社会，你能喝上酒吗？吃糠咽菜去吧！”再听听电话那边的动静，我就知道，朋友肯定是哭笑两掺，背过气去了。